

兄長般的王老師

張 力
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，
國立東華大學榮譽教授

我認識楊牧先生是在1975年秋天，當時幾位政治大學的同學和我一同前往他的住處，邀請他擔任新詩朗誦比賽的評審，獲得首肯。之後我們有了一些機會和他餐敘飲酒，非常愉快。楊牧當年三十五歲，在臺大外文系任客座教授；我們幾位同學理所當然地稱他「楊牧老師」或「王老師」。

1976年年中，洪範書店之籌備大抵成形，楊牧問我能不能到書店幫忙。當時我剛考上政大歷史研究所，能有機會接近出版業，還可以賺取生活費，是一個不錯的安排；於是決定暫緩入營服預官役，成為洪範書店的第一名員工。我在高中和大學時曾參與校刊和系刊編輯，但未具備專業的編書經驗。所幸在痘弦安排下，《幼獅文藝》的黃力智兄幫忙打頭陣，教我如何標字型、算台數，還帶我跑永裕印刷廠，熟悉那裏的工作部門與四周環境。

痘弦和楊牧是洪範文學叢書的主編，加上葉步榮和沈燕士兩位先生，是為洪範四君子。沈先生的夫人孫玫兒女士出任發行人，大家戲稱她得準備應付可能來自警備總部的書籍查禁，不過這樣的事情並未發生。1976年暑假以後，楊牧和痘弦先後赴美，沈先生是順其自然派，不太干涉實務，我主要追隨葉先生，穩紮穩打，走好書店創業的每一步。

洪範的第一批書五種於1976年8月出版，有余光中的《天狼星》、《林以亮詩話》、朱西甯的《將軍與我》、張系國的《香蕉船》和《羅青散文選》。那時出版新書，總會辦理讀者劃撥預購，書店給予讀者優惠，也能先收到書款。洪範書店接獲的第一張劃撥單竟來自花蓮，令同是花蓮人的葉先生興奮不已。

楊牧在新書出版前已回美國任教，未及目睹首批書的誕生；於是我們除了先用航郵寄去幾本，另外裝成一箱五公斤的印刷品，以水路寄去多箱。我寫信給他，對未能校對出的錯別字表達歉意。楊牧收到書後非常高興，他在1976年9月13日的來信說：

洪範新書多虧你辛苦，才有此成績，我要鄭重謝謝你。失誤之處，正好當做經驗，第二批以後，一定會更好，所以不要在意。（校對時，宜多注意標點之正確。切記。）

信末他不忘詢問：「銷售情形如何，念之。」

楊牧細心而敏銳，但宅心仁厚，鼓勵我將幾個失誤引為借鏡，讓當時是新手也是生手的我倍感溫暖。然而最辛苦的其實是葉先生，他不僅要負責印刷和發行的決策，還要親自幹活兒，幫忙寫

讀者姓名地址、包書、寄書、建立讀友資料。開書店是他和楊牧少年時代以來的目標，如今得以實現，感覺他特別珍惜，勞心也勞力。我則是努力校對，緊盯印刷廠，盡量避免錯誤，談不上辛苦。

楊牧在此信中叮嚀我注意標點符號，這等於是他的對校對工作的第一個指示，也是他非常重視的一個細節。他有一次當面告訴我幾個原則：（一）他不用頓號，要我在校對他的書時，特別注意。（二）刪節號要用六個點，亦即兩個鉛字，不能多，也不能少；刪節號後面不能接逗號或句號。（三）標點符號不能三個連在一起。他強調這些是美國學術訓練中標點符號用法，非常嚴謹。正如他在〈散文的創作與欣賞〉（收於《文學的源流》）中所強調的，標點符號的運用是散文創作的「基本要求」。其實不只是散文，他的所有作品，甚至書信，對

標點符號調節有度，非常純熟；他對標點符號的講究，更顯現他對文字的尊重。

洪範首批書出版上市後，第二批書的排版也正在進行，相關作業多由我負責。楊牧看過其中幾種的清樣，對於字型選用有些建議，於1976年12月3日的來信提到其中三書之「引文引詩用5號恐怕太大，不好看，希望能全都改為6號正楷。」他接著做了一個決定：

從今以後，洪範的書如果用9號字排的（如香蕉船），引文一律用6號正楷；如果是用5號字排的（如二殘遊記第二集），引文一律用5號正楷。

楊牧的父親楊水盛先生在花蓮市開設印刷廠，他從小耳濡目染，顯然對於鉛字運用並不陌生，選取配置字型字號也成竹在胸。



初次拜訪楊牧（1975年秋）

活力。

惠信收到，書均已收到，多承你辛苦了，才有這些建議。我
在臺灣都作事感觸。洪範一直未辭去，直到我們真有一
一返台的時候，才放鬆一回氣，但也不放得開。你真是
洪範的大功臣，真風也。

我希望明年三月中旬他適用第三批的稿子再印，蓋予
未會你。第二字期刊還未找我們辦出第三批，和12月洪範放假二
十日要天。12月間我們有空就回來一趟，但未定。遇到同學時，
請代問大家好。

敬
一九七九年十一月

第二批新書五種於 1977 年 2 月上旬出版，我們隨即寄去美國。我收到他 2 月 23 日的來信：

書均收到，多虧你辛苦，才有這個成績。我和癌弦都非常感激。洪範一定要辦下去，直到我們真有一個店面的時候，才能鬆一口氣，但也不能休息。你真是洪範的大功臣，素鳳也是。

素鳳是我當時念大三的女友，現在的妻子，她有空時也會幫忙處理劃撥單，在包裹單上填寫姓名地址。楊牧來信時總不忘記提到她，或是在信末問候她，非常周到。洪範兩批書得到不錯的迴響，楊牧沒有加強力道乘勝追擊，反而覺得大家應該適時舒緩壓力，遂在此信提議：「第二學期結束前我們推出第三批，然後『洪範放假』一個夏天。」

到了 5 月，第三批書三種順利出版，我們稍微鬆了一口氣。由於出書的進度已能掌握，洪範書店也從林森北路分租的辦公間搬到廈門街。雖然還沒有店面，但有了自己的房子，增加了發行和會計人員，書店開始穩健地繼續走下去。

我於 1982 年 2 月考上公職，才離開洪範。這五年半期間，我由生而熟，在編排校對中自得其樂，甚至服役期間，還抽空幫忙校對新書。離開洪範之後，我和楊牧的聯繫不多，直到 1998 年他擔任東華大學人社院院長時，籌劃設立歷史學系，邀請我協助，之後並力勸我出任系主任。當時他說之以理，動之以情，說他把我當成自己的弟弟看，還強調「開創一個系也等於是在創造歷史」。在楊牧的引導下，我開創了歷史系，也為我自己的人生開了一扇窗。

楊牧大我一輪，「他和我一樣屬龍」（《海岸七疊》〈花蓮〉）。他是王老師，也是我永遠懷念的兄長。

VOL.0

楊牧
紀念特輯

奇萊有誌

